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七目錄

卓行五

林可棟

許鼎

李鑑

孔立

張文嘉

施譽

席啟祥

席啟圖

曾師度

張杉

李苑芝

黃栳

鄭珙

華時亨

汪霖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五

林可棟

許鼎

林可棟字能任福州閩縣人宋文昭公裔年六十九寡母張氏在堂苦節五十年今已九十三矣翁長子入庠早世繼娶何氏甲午孝廉琛之姊生季子文燾聘癸卯孝廉徐允登女未娶先有妾姚氏生仲子文燾已娶鄭氏女翁少時棄舉子業學吏事歷練敏幹具活人心隆武時由太學生授以職辭不仕翁知天意有在避跡鼓山欲薙髮從浮屠遊提督楊公開闢閩疆熟悉翁賢寄以帷幄

軍興擾攘之頃翁不得已應之時山海交訐桑梓鼎沸翁居中多
所保全總制李公初下車延翁座上諮以機宜翁在軍中至誠區
畫瞭如指掌李公亦推心置腹信任不疑讀樹滋堂集其間如卻
紅夷請居內地罷勦海無益師旅以及開海復界諸條議皆非經
生所敢捉筆更難者保孤於遺疏之中翁真報知己於存亡矣翁
與遼左侯公善侯公會宦於閩與翁從事戎行雅重其人每言於
范公公信而禮聘焉許御史視鹽兩浙將備舟車迎之侯公謂翁
曰范公爲救全閩瘡痍而來翁獨不念鄉黨赤子耶翁聞其言感
激淚下堅畱不去余每見翁條析疾苦事反覆太息歎爲仁人君
子之用心數爲公稱述公不以余言爲謬有忌之者造爲鬼蜮語

亦不敢入公耳也難作之後鞠者窮究章奏事將罪余余曰死何懼但願得一見范制府死亦瞑目時翁獨爲主者呼入殿中訊之知余不免慷慨相向曰余老矣死固其分豈忍使目中見殺才士哉願以身代嗟乎嗟乎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此時且有多方卸罪欲苟活其軀者翁獨奮不顧身如此彼人面狼心險惡排擠之徒甯不慚聳汗下乎翁於被難夜密謂余曰公死我輩誓無獨生理不如早相從於地下也陰以鐵鎖捩喉頸舌吐寸許而手輒不自支遂復甦余以手足拘攣偪搢緊密竟無死法邏者張燈火環而察之乃相對哽咽而已翁在難中遺囑其家不作一酸鼻語且以今日之死死於名義爲幸翁真達於生死之際者哉

右和淚譜嵇永仁撰

按林先生脫耿逆之難在康熙十五年

臣子事君父賓客報知己義一也事濟否與身存亡則有天焉瀋陽范公被命督閩閩藩異志久公至未幾變起而公死錫山嵇子畱山會稽王子幼譽華亭沈子天成與三山林遼庵爲范公識千百人中禮遇於幕范公死嵇子王子沈子與俱死死以臣子以賓客不同無愧於君父若知己一而已遼庵幾死以年老又閩人不爲所忌且念九旬母在因詭言賂得免計公家與在幕五十餘人無脫者獨脫一遼庵此則天也當公之被錮也守卒百人遼庵諸子之被錮也守卒六十人各隔絕莫通乃卒中一人獨周旋公側及往來諸子間於是嵇子作百苦吟寫禁中狀及其憤鬱欲飛

之情而遂庵與王子沈子和藉卒以達公公亦和示四子共五百
篇孤誠壯志聲中烏烏儼爾血光對眼出肝膽規畫於一國若交
慰勉待有爲然者旣三載公與諸子死遂庵出是詩及公所著蒙
谷自序嵇子所著續離騷雙報應嘻笑怒罵諸劇一時傳誦至泣
下如親見公及嵇子音容者是公與諸子雖死不死也誰實爲之
歟且夫公之未濟是事也人異其議矣迺吾嘗觀公治浙愛民若
保抱應務若神明及莅閩兩月馭將治兵輯吏奠民紀要頓張歡
聲雷震設當在浙 命下時卽疾赴閩逆謀未集權勢可收掣兩
協練綠旗割其芻糧器械杜山寇之萌絕姦宄之路彼知無援計
莫可施卽不調回 京師亦懾心拱手俯伏而不敢動至往返

闕下數月到閩彼既集西逆蠱煽民志驚搖一發遂裂嗟乎豈天
斬公以全閩之功抑閩當塗炭必故摧之而後定耶此則天之不
可解者也 大師入閩南方帖服 天子念公忠 特旨拾公蛻
莫知者越數旬月有自言知蛻所在問爲誰則曰我前守卒許鼎
是也嘗左右公問來何遲曰我從 大師南征方歸故遲耳因以
證遂庵熟視曰誠然百苦吟所由與公唱和者類是也於是拾公
蛻某所報 命許鼎同赴京受千金賞以歸嗟乎假非許鼎則公
蛻何收非遂庵則百苦吟何得惟不然此公所以蒙難一時而價
千古不偶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吾願爲臣子者務殫力以報君
父利害生死則聽之已矣不盡人事徒委天自解免母乃誣與推

之客報知己亦奚弗然百苦唱和詩具在宜反覆而深繹之哉初
公來閩時介於禁僉憲以書幣屬王君龍泉徵余余方讀書江右
雖赴命未及知己之感不忘也因與邃庵同廬禹航詳其事敬臚
數言於諸公之後

右百苦吟書後辭銘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It features 10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and 1 vertical margin line on the left side, creating 10 rows for data entry.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markings.

李鑑孔立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談諧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呐呐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卽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於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天兵

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
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
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眾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
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旦暮
卽至池魚林水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卽有伏戈反向冀邀功
於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卽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貳但
少一程嬰杵曰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
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敢食也公笑曰知君
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於殉
難無纖毫內顧於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綴首

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殮死者
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
叵測旣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
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僚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
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
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藐法者疾之
若讐乘此紀剛蔑絕之時保無遷怒於噍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
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眾射之的此卽當日程
嬰杵曰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曰匿假孤於山中嬰出謬舉取
假孤與杵曰而殺之眞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

此時則徧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旣三倍於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臼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於其閒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故也倫表往來其閒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於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篆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孰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

耿割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紀綱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計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況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畱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拷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立妻有殊色趙將內之歎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玷

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於倫表時耿鄭不睦
鄭疆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於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困苦
備嘗慘酷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王師至
矣耿乞降鄭亦復歸於海倫表遣人逆諸孤爲扶櫬還鄉計詎料
鄭兵伏於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
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閭乞聖天子獎譽忠臣
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知己於地
下觸頂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
四雖強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於此矣自是日漸尪
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